



DONG ZHOU LIE GUO ZHI

东周列国志^下

〔明〕冯梦龙◎编



< 珍藏版 >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DONG ZHOU LIE GUO ZHI

东周列国志^下

〔明〕冯梦龙◎编



<珍藏版>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东周列国志：全2册 /（明）冯梦龙编. -- 北京：光明日报出版社，2013.6
（光明岛）

ISBN 978-7-5112-4723-0

I. ①东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章回小说 - 中国 - 明代 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126305号

东周列国志（上、下）

编 者：（明）冯梦龙

出 版 人：朱庆

终 审 人：温梦

责任编辑：靳鹤琼

责任校对：傅泉泽

封面设计：沈加坤

责任印制：侯艳芳

出版发行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，100062

电话：010-57176893（咨询），57176926（发行），57176930（邮购）

传真：010-67078255

网址：<http://www.gmisland.com>

127136

E-mail: gmcbs@gmw.cn jinheqiong@gmw.cn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刷：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装订：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本：710×1000mm 1/16

字数：700千字

印张：57

版次：2013年6月第1版

印次：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12-4723-0

定价：96.00元



www.gmisland.com

中国首家互动出版平台

给读者不一样的阅读体验



扫一扫
就能和光明岛互动了

I N T E R A C T I V E PUBLISHING

互动出版

由读者参与的出版平台

传统出版都是单向的出版，出版社出什么书，读者就读什么书。读者阅读的过程是被动的，所以往往没什么兴趣。近年来，在如何提高读者阅读兴趣上，出版社绞尽脑汁。终于，光明岛想出了一个好方法，就是打破“作者”与“读者”之间的界限，让读者参与到出版的过程之中。

在每一位读者的阅读之旅中，都会有一些文字，一句话，一个情节甚至一部作品，能够跟你产生共鸣，引发你的联想，让你忍不住要写点什么。这时，你要抓住这转瞬即逝的灵感，把它写下来，然后发给编辑部。编辑会对这些文字予以筛选和整理，将之加注于书上。

光明岛所有图书每版只印5000册，等到图书再版时，也许你的名字和你的批注，就会出现在全国读者面前。这样，你既是读者，同时又成为这本书的编者之一了。

这就是光明岛倡导的互动出版，让每一个读者都有机会参与到出版过程中！

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偃阳城三将斗力

话说周简王十三年夏四月，楚共王用右尹壬夫之计，亲统大军，同郑成公伐宋。以鱼石等五大夫为向导，攻下彭城。使鱼石等据之，留下三百乘，屯戍其地。共王谓五大夫曰：“晋方通吴，与楚为难，而彭城乃吴、晋往来之径。今留重兵助汝，进战则可以割宋国之封，退守亦可以绝吴、晋之使。汝宜用心任事，勿负寡人之托！”共王归楚。

是冬，宋平公使大夫老佐帅师围彭城。鱼石统戍卒迎战，为老佐所败。楚令尹婴齐闻彭城被围，引兵来救。老佐恃勇轻敌，深入楚军，中箭而亡。婴齐遂进兵侵宋。宋平公大惧，使右师华元至晋告急。韩厥言于悼公曰：“昔文公之伯，自救宋始。兴衰之机，在此一举，不可以不勤也。”乃大发使，征兵于诸侯。悼公亲统大将韩厥、荀偃、栾黶等，先屯兵于台谷。婴齐闻晋兵大至，乃班师归楚。

周简王十四年，悼公帅宋、鲁、卫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八国之兵，进围彭城。宋大夫向戌使士卒登轘车，向城上四面呼曰：“鱼石等背君之贼，天理不容！今晋统二十万之众，蹂破孤城，寸草不留。汝等若知顺逆，何不擒逆贼来降？免使无辜被戮。”如此传呼数遍，彭城百姓闻之，皆知鱼石理亏，开门以纳晋师。时楚戍虽众，鱼石等不加优恤，莫肯效力。晋悼公入城，戍卒俱奔散。韩厥擒鱼石，栾黶、荀偃擒鱼府，宋向戌擒向为人、向带，鲁仲孙蔑擒鳞朱，各解到晋悼公处献功。悼公命将五大夫斩首，安置其族于河东壶丘之地。遂移师问罪于郑。楚右尹壬夫侵宋以救郑，诸侯之师还救宋，因各散归。

是年，周简王崩，世子泄心即位，是为灵王。灵王自始生时，口上

便有髭须，故周人谓之髭王。髭王元年夏，郑成公疾笃，谓上卿公子偃曰：“楚君以救郑之故，矢及于目，寡人未之敢忘。寡人死后，诸卿切勿背楚！”嘱罢遂薨。公子骅等奉世子髡即位，是为僖公。

晋悼公以郑人未服，大合诸侯于戚以谋之。鲁大夫仲孙蔑献计曰：“郑地之险，莫如虎牢，且楚、郑相通之要道也。诚筑城设关，留重兵以逼之，郑必从矣。”楚降将巫臣献计曰：“吴与楚一水相通，自臣往岁聘吴，约与攻楚，吴人屡次侵扰楚属，楚人苦之。今莫若更遣一介^①，导吴伐楚，楚东苦吴兵，安能北与我争郑乎？”晋悼公两从之。时齐灵公亦遣世子光，同上卿崔杼来会所，听晋之命。悼公乃合九路诸侯兵力，大城虎牢，增置墩台^②。大国抽兵千人，小国五百三百，共守其地。郑僖公果然恐惧，始行成于晋。晋悼公乃还。

时中军尉祁奚年七十馀矣，告老致政。悼公问曰：“孰可以代卿者？”奚对曰：“莫如解狐。”悼公曰：“闻解狐卿之仇也，何以举之？”奚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仇也。”悼公乃召解狐，未及拜官，狐已病死。悼公复问曰：“解狐之外，更有何人？”奚对曰：“其次莫如午。”悼公曰：“午非卿之子耶？”奚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子也。”悼公曰：“今中军尉副羊舌职亦死，卿为我并择其代。”奚对曰：“职有二子，曰赤，曰盼，二人皆贤，惟君所用。”悼公从其言，以祁午为中军尉，羊舌赤副之。诸大夫无不悦服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巫臣之子巫狐庸，奉晋侯命，如吴见吴王寿梦，请兵伐楚。寿梦许之，使世子诸樊为将，治兵于江口。早有谍人报入楚国。楚令尹婴齐奏曰：“吴师从未至楚，若一次入境，后将复来。不如先期伐之。”共王以为然。婴齐乃大阅舟师，简精卒二万人，由大江袭破鸠兹，遂欲顺流而下。骁将邓廖进曰：“长江水溜，进易退难。小将愿率一军前行，得利则进，失利亦不至于大败。元帅屯兵于郝山矶，相

① 介：助手或随从，此指使臣。

② 墩台：报警台。

机观变，可以万全。”婴齐然其策，乃选组甲^①三百人，被练袍者^②三千人，皆气强力大，一可当十者，大小舟共百艘，一声炮响，船头望东进发。早有哨船探知鸠兹失事，来报世子诸樊。诸樊曰：“鸠兹既失，楚兵必乘胜东下，宜预备之。”乃使公子夷昧，帅舟师数十艘，于东西梁山诱敌；公子馀祭，伏兵于采石港。邓廖兵过郝山矶，望梁山有兵船，奋勇前进。夷昧略战，即佯败东走。邓廖追过采石矶，遇诸樊大军，方接战，未十馀合，采石港中炮声大振，馀祭伏兵从后夹攻，前后矢发如雨点，邓廖面中三矢，犹拔箭力战。夷昧乘艨艟^③大舰至，舰上俱精选勇士，以大枪乱捣敌船，船多覆溺。邓廖力尽被执，不屈而死。徐军得逃者，惟组甲八十，被练甲者三百人而已。婴齐惧罪，方欲掩败为功。谁知吴世子诸樊乘胜，反进兵袭楚，婴齐大败而回，鸠兹仍复归吴。婴齐羞愤成疾，未至郢都，遂卒。史臣有诗云：

乘车射御教吴人，从此东方起战尘。

组甲成擒名将死，当年错着族巫臣。

共王乃进右尹壬夫为令尹。壬夫赋性贪鄙，索赂于属国。陈成公不能堪，乃使辕侨如请服^④于晋。晋悼公大合诸侯于鸡泽，再会诸侯于戚。吴子寿梦亦来会好，中国之势大振。楚共王怒失陈国，归罪于壬夫，杀之。用其弟公子贞字子囊者代为令尹。大阅师徒，出车五百乘伐陈。时陈成公午已薨，世子弱嗣位，是为哀公。惧楚兵威，复归附于楚。晋悼公闻之大怒，欲起兵与楚争陈。忽报无终国君嘉父，遣大夫孟乐至晋，献虎豹之皮百个。奏言：“山戎诸国，自齐桓公征服，一向平靖。近因燕、秦微弱，山戎窥中国无伯，复肆侵掠。寡君闻晋君精明，将绍桓文之业，因此宣晋威德，诸戎情愿受盟。因此寡君遣微臣奉闻，

① 组甲：此指士兵，驾车之武士。

② 被练袍者：徒兵。

③ 艨艟（méng chōng）：大型战船。

④ 请服：求和。服，服从，服事。

惟赐定夺。”悼公集诸将商议，皆曰：“戎狄无亲，不如伐之。昔者，齐桓公之伯，先定山戎，后征荆楚，正以豺狼之性，非兵威不能制也。”司马魏绛独曰：“不可。今诸侯初合，大业未定，若兴兵伐戎，楚兵必乘虚而生事，诸侯必叛晋而朝楚。夫夷狄，禽兽也。诸侯，兄弟也。今得禽兽而失兄弟，非策也。”悼公曰：“戎可和乎？”魏绛对曰：“和戎之利有五：戎与晋邻，其地多旷，贱土贵货，我以货易土，可以广地，其利一也。侵掠既息，边民得安意耕种，其利二也。以德怀远，兵车不劳，其利三也。戎狄事晋，四邻震动，诸侯畏服，其利四也。我无北顾之忧，得以专意于南方，其利五也。有此五利，君何不从？”悼公大悦，即命魏绛为和戎之使。同孟乐先至无终国，与国王嘉父商议停当。嘉父乃号召山戎诸国，并至无终，歃血定盟：“方今晋侯嗣伯，主盟中华，诸戎愿奉约束，捍卫北方，不侵不叛，各保宁宇。如有背盟，天地不佑！”诸戎受盟，各各欢喜，以土宜^①献魏绛，绛分毫不受。诸戎相顾曰：“上国使臣，廉洁如此！”倍加敬重。魏绛以盟约回报悼公，悼公大悦。

时楚令尹公子贞已得陈国，又移兵伐郑。因虎牢有重兵戍守，不走汜水一路，却由许国望颍水而来。郑僖公髡顽大惧，集六卿共议。那六卿：公子骅字子驷、公子发字子国、公子嘉字子孔，三位俱穆公之子，于僖公为叔祖辈；公孙辄字子耳，乃公子去疾之子，公孙蚤字子蛸，乃公子偃之子，公孙舍之字子展，乃公子喜之子，三位俱穆公之孙，袭父爵为卿，于僖公为叔辈。这六卿都是尊行，素执郑政。僖公髡顽心高气傲，不甚加礼，以此君臣积不相能。上卿公子骅尤为枘凿^②。今日会议之际，僖公主意，欲坚守以待晋救。公子骅开言曰：“谚云：‘远水岂能救近火？’不如从楚。”僖公曰：“从楚则晋师又至，何以当之？”公子骅对曰：“晋与楚谁怜我者？我亦何择于二国？惟强者则事之。今后请以牺牲玉帛待于境外，楚来则盟楚，晋来则盟晋。两雄并争，必有

① 土宜：当地土特产。

② 枘凿：卯眼和榫头。意指方枘圆凿，两不相容。

大屈。强弱既分，吾因择强者而庇民焉，不亦可乎？”僖公不从其计，曰：“如驷言，郑朝夕待盟，无宁岁矣！”欲遣使求援于晋。诸大夫惧违公子驷之意，莫肯往者。僖公发愤自行，是夜宿于驿舍。公子驷使门客伏而刺之，托言暴疾。立其弟嘉为君，是为简公。使人报楚曰：“从晋皆髡顽之意，今髡顽已死，愿听盟罢兵！”楚公子贞受盟而退。

晋悼公闻郑复从楚，乃问于诸大夫曰：“今陈、郑俱叛，伐之何先？”荀蒍对曰：“陈国小地偏，无益于成败之数。郑为中国之枢，自来图伯，必先服郑。宁失十陈，不可失一郑也。”韩厥曰：“子羽识见明决，能定郑者必此人，臣力衰智耄，愿以中军斧钺^①让之。”悼公不许，厥坚请不已，乃从之。韩厥告老致政，荀蒍遂代为中军元帅，统大军伐郑。兵至虎牢，郑人请盟，荀蒍许之。比及晋师返旆，楚共王亲自伐郑，复取成而归。

悼公大怒，问于诸大夫曰：“郑人反覆，兵至则从，兵撤复叛，今欲得其坚附，当用何策？”荀蒍献计曰：“晋所以不能收郑者，以楚人争之甚力也。今欲收郑，必先敝楚，欲敝楚，必用以逸待劳之策。”悼公曰：“何谓以逸待劳之策？”荀蒍对曰：“兵不可以数动，数动则疲；诸侯不可以屡勤，屡勤则怨。内疲而外怨，以此御楚，臣未见其胜也。臣请举四军之众，分而为三，将各国亦分派配搭。每次只用一军，更番出入，楚进则我退，楚退则我复进，以我之一军，牵楚之全军。彼求战不得，求息又不得，我无暴骨^②之凶，彼有道涂之苦，我能亟往，彼不能亟来。如是而楚可疲，郑可固也。”悼公曰：“此计甚善！”即命荀蒍治兵于曲梁，三分四军，定更番之制。荀蒍登坛出令，坛上竖起一面杏黄色大旆，上写“中军元帅智”他本荀氏，为何却写“智”字？因荀蒍、荀偃叔侄同为大将，军中一姓，嫌无分别。蒍父荀首食采于智，偃父荀庚自晋作三行时，曾为中行将军，故又以智氏，中行氏别之。自此荀蒍号为智蒍，荀偃号为中行偃，军

① 斧钺(yuè):此处指元帅指挥权的象征物。

② 暴骨:暴露尸骨,指战死沙场。

中耳目,就不乱了。这都是荀彘的法度。坛下分立三军:

第一军,上军元帅荀偃,副将韩起,鲁、曹、邾三国以兵从,中军副将范匄接应;

第二军,下军元帅栾黶,副将士鲂,齐、滕、薛三国以兵从,中军上大夫魏颡接应;

第三军,新军元帅赵武,副将魏相,宋、卫、邠三国以兵从,中军下大夫荀会接应。

荀彘传令:第一次上军出征,第二次下军出征,第三次新军出征。中军兵将,分配接应,周而复始。但取盟约归报,便算有功,更不许与楚兵交战。公子杨干,乃悼公之同母弟,年方一十九岁,新拜中军戎御之职,血气方刚,未经战阵。闻得治兵伐郑,磨拳擦掌,巴不得独当一队,立刻上前厮杀。不见智彘点用,心中一股锐气,按纳不住,遂自请为先锋,愿效死力。智彘曰:“吾今日分军之计,只要速进速退,不以战胜为功。分派已定,小将军虽勇,无所用之。”杨干固请自效。荀彘曰:“既小将军坚请,权于荀大夫部下接应新军。”杨干又道:“新军派在第三次出征,等待不及,求拨在第一军部下。”智彘不从。杨干恃自家是晋侯亲弟,迺将本部车卒,自成一队,列于中军副将范匄之后。司马魏绛奉将令整肃行伍,见杨干越次成列,即鸣鼓告于众曰:“杨干故违将令,乱了行伍之序,论军法本该斩首。念是晋侯亲弟,姑将仆御代戮,以肃军政。”即命军校擒其御车之人斩之,悬首坛下,军中肃然。杨干素骄贵自恣,不知军法。见御人被戮,吓得魂不附体,十分惧怕中,又带了三分羞、三分恼。当下驾车驰出军营,迺奔晋悼公之前,哭拜于地,诉说魏绛如此欺负人,无颜见诸将之面。悼公爱弟之心,不暇致详,遂拂然大怒曰:“魏绛辱寡人之弟,如辱寡人。必杀魏绛,不可纵也!”乃召中军尉副羊舌职往取魏绛。羊舌职入宫见悼公曰:“绛志节之士,有事不避难,有罪不避刑,军事已毕,必当自来谢罪,不须臣往。”顷刻间,魏绛果至,右手仗剑,左手执书,将入朝待罪。至午门,闻悼公

欲使人取己，遂以书付仆人，令其申奏，便欲伏剑而死。只见两位官员，喘吁吁的奔至，乃是下军副将士魴，主候大夫张老。见绛欲自刎，忙夺其剑曰：“某等闻司马入朝，必为杨公子之事，所以急趋而至，欲合词稟闻主公。不识司马为何轻生如此？”魏绛具说晋侯召羊舌大夫之意。二人曰：“此乃国家公事，司马奉法无私，何必自丧其身？不须令仆上书，某等愿代为启奏。”三人同至宫门，士魴、张老先入，请见悼公，呈上魏绛之书。悼公启而览之，略云：

君不以臣为不肖，使承中军司马之乏。臣闻三军之命，系于元帅；元帅之权，在乎命令。有令不遵，有命不用，此河曲之所以无功，郟城之所以致败也。臣戮不用命者，以尽司马之职。臣自知上触介弟，罪当万死！请伏剑于君侧，以明君侯亲亲之谊。

悼公读罢其书，急问士魴张老曰：“魏绛安在？”魴等答曰：“绛惧罪欲自杀，臣等力止之，见在宫门待罪！”悼公悚然起席，不暇穿履，遂跣足步出宫门，执魏绛之手，曰：“寡人之言，兄弟之情也；子之所行，军旅之事也。寡人不能教训其弟，以犯军刑，过在寡人，于卿无与，卿速就职。”羊舌职在旁大声曰：“君已恕绛无罪，绛宜退！”魏绛乃叩谢不杀之恩。羊舌职与士魴、张老，同时稽首称贺曰：“君有奉法之臣如此，何患伯业不就？”四人辞悼公一齐出朝。悼公回宫，大骂杨干：“不知礼法，几陷寡人于过，杀吾爱将！”使内侍押往公族大夫韩无忌处，学礼三月，方许相见。杨干含羞郁郁而去。髯翁有诗云：

军法无亲敢乱行，中军司马面如霜。

悼公伯志方磨励^①，肯使忠臣剑下亡？

智罃定分军之令，方欲伐郑。廷臣传报：“宋国有文书到来。”悼公取览，乃是楚、郑二国相比^②，屡屡兴兵，侵掠宋境，以偃阳为东道，以此告急。上军元帅荀偃请曰：“楚得陈、郑而复侵宋，意在与晋争伯也。

① 磨励：磨练。

② 比：勾结的意思。

偃阳为楚伐宋之道，若兴师先向偃阳，可一鼓而下。前彭城之围，宋向戌有功，因封之以为附庸，使断楚道，亦一策也。”智罃曰：“偃阳虽小，其城甚固，若围而不下，必为诸侯所笑。”中军副将士匄曰：“彭城之役，我方伐郑，楚则侵宋以救之。虎牢之役，我方平郑，楚又侵宋以报之。今欲得郑，非先为固宋之谋不可。偃言是也。”荀偃曰：“二子能料偃阳必可灭乎？”荀偃、士匄同声应曰：“都在小将二人身上。如若不能成功，甘当军令！”悼公曰：“伯游倡之，伯瑕助之，何忧事不济乎？”乃发第一军往攻偃阳，鲁、曹、邾三国皆以兵从。偃阳大夫嬖斑献计曰：“鲁师营于北门，我伪启门出战，其师必入攻；俟其半入，下悬门以截之。鲁败，则曹、邾必惧，而晋之锐气亦挫矣。”偃阳子用其计。

却说鲁将孟孙蔑率其部将叔梁纥、秦蕘父、狄虬弥等攻北门，只见悬门不闭，蕘父同虬弥恃勇先进，叔梁纥继之。忽闻城上豁喇一声，将悬门当着叔梁纥头顶上放将下来。纥即投戈于地，举双手把悬门轻轻托起。后军就鸣金起来。蕘父、虬弥二将，恐后队有变，急忙回身。城内鼓角大振，嬖斑引着大队人车，尾后追逐。望见一大汉，手托悬门，以出军将。嬖斑大骇，想道：“这悬门自上放下，不是千斤力气，怎抬得住？若闯出去，反被他将门放下，可不利害！”且自停车观望。叔梁纥待晋军退尽，大叫道：“鲁国有名上将叔梁纥在此！有人要出城的，趁我不曾放手，快些出去！”城中无人敢应。嬖斑弯弓搭箭，方欲射之。叔梁纥把双手一掀，就势撒开，那悬门便落了闸口。纥回至本营，谓蕘父、虬弥曰：“二位将军之命，悬于我之两腕也。”蕘父曰：“若非鸣金，吾等已杀入偃阳城，成其大功矣。”虬弥曰：“只看明日，我要独攻偃阳，显得鲁人本事。”

至次日，孟孙蔑整队向城上搦战^①，每百人为一队。狄虬弥曰：“我不要人帮助，只单身自当一队足矣。”乃取大车轮一个，以坚甲蒙之，紧紧束缚，左手执以为橰^②；右握大戟，跳跃如飞。偃阳城上，望见鲁将施逞勇力，

① 搦(nuò)战：挑战。

② 橰：大盾牌。

乃悬布于城下，叫曰：“我引汝登城，谁人敢登，方见真勇。”言犹未已，鲁军队中一将出应曰：“有何不敢！”此将乃秦堇父也。即以手牵布，左右更换，须臾盘至城堞。偃阳人以刀割断其布，堇父从半空中蹶将下来。偃阳城高数仞，若是别人，这一跌，纵然不死，也是重伤。堇父全然不觉。城上布又垂下，问道：“再敢登么？”堇父又应曰：“有何不敢！”手借布力，腾身复上。又被偃阳人断布扑地，又一大跌。才爬起来，城上布又垂下，问道：“还敢不敢？”堇父声愈厉，答曰：“不敢不算好汉！”挽布如前。偃阳人看见堇父再坠再登，全无畏惧，倒着了忙。急割布时，已被堇父捞着一人，望城下一摔，跌个半熟。堇父亦随布坠下，反向城上叫道：“你还敢悬布否？”城上应曰：“已知将军神勇，不敢复悬矣。”堇父遂取断布三截，遍示诸队，众人无不吐舌。孟孙蔑叹曰：“诗云：‘有力如虎。’此三将足当之矣！”

玁狁见鲁将凶猛，一个赛一个，遂不敢出战，吩咐军民竭力固守。各军自夏四月丙寅日围起，至五月庚寅，凡二十四日，攻者已倦，应者有馀。忽然天降大雨，平地水深三尺，军中惊恐不安。荀偃、士匄虑水患生变，同至中军来禀智罃，欲求班师。不知智罃肯听从否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

话说晋及诸侯之兵，围了偃阳城二十四日，攻打不下。忽然天降大雨，平地水深三尺。荀偃、士匄二将，虑军心有变，同至中军来禀智罃曰：“本意谓城小易克。今围久不下，天降大雨，又时当夏令，水潦^①将发。泡水在西，薛水在东，潞水在东北，三水皆与泗水相通。万一连雨不止，三水横溢，恐班师不便。不如暂归，以俟再举。”智罃大怒，取

① 水潦(lǎo)：积水。

所凭之几，向二将掷之，骂曰：“老夫可曾说来，‘城小而固，未易下也。’竖子自任可灭，在晋侯面前，一力承当。牵帅老夫，至于此地！攻围许久，不见尺寸之效，偶然天雨，便欲班师。来由得你，去由不得你！今限汝七日之内，定要攻下偃阳。若还无功，照军令状斩首！速去！勿再来见！”二将吓得面如土色，喏喏连声而退。谓本部军将曰：“元帅立下严限，七日若不能破城，必取吾等之首。今我亦与尔等立限，六日不能破城，先斩汝等，然后自刭，以申军法。”众将皆面面相觑。

偃、勾曰：“军中无戏言！吾二人当亲冒矢石，昼夜攻之，有进无退。”约会鲁、曹、邾三国，一齐并力。时水势稍退，偃、勾乘辘车，身先士卒，城上矢石如雨，全然不避。自庚寅日攻起，至甲午日，城中矢石俱尽。荀偃附堞^①先登，士勾继之，各国军将，亦乘势蚁附而上。旻斑巷战而死。智罃入城，偃阳君率群臣迎降于马首。智罃尽收其族，留于中军。计攻城至城破之日，才五日耳。若非智罃发怒，此举无功矣。髡翁有诗云：

仗钺登坛无地天，偏裨何事敢侵权？

一人投机^②三军惧，不怕隆城铁石坚。

时悼公恐偃阳难下，复挑选精兵二千人，前来助战。行至楚丘，闻智罃已成大功，遂遣使至宋，以偃阳之地封宋向戌。向戌同宋平公亲至楚丘来见晋侯。向戌辞不受封，悼公乃归地于宋公。宋、卫二君，各设享款待晋侯。智罃述鲁三将之勇，悼公各赐车服，乃归。悼公以偃阳子助楚，废为庶人，选其族人之贤者，以主旻姓之祀，居于霍城。其秋，荀会卒，悼公以魏绛能执法，使为新军副将。以张老为司马。

是冬，第二军伐郑，屯于牛首，复添虎牢之戍。适郑人尉止作乱，杀公子騂、公子发、公孙辄于西宫之朝。騂之子公孙夏字子西，发之子公孙侨字子产，各帅家甲攻贼，贼败走北宫。公孙蚤亦率众来助，遂尽诛尉止之党，立公子嘉为上卿。栾黶请曰：“郑方有乱，必不能战，急攻

① 堞：城上如齿状的矮墙，又称“女墙”。

② 机(wù)：坐具。

之可拔也。”智荦曰：“乘乱不义。”命缓其攻。公子嘉使人行成，智荦许之。比及楚公子贞来救郑，则晋师已尽退矣。郑复与楚盟。传称：“晋悼公三驾服楚。”此乃“三驾”之一。周灵王九年事也。

明年夏，晋悼公以郑人未服，复以第三军伐郑。宋向戌之兵，先至东门，卫上卿孙林父帅师同邠人屯于北鄙，晋新军元帅赵武等，营于西郊之外，荀荦帅大军自北林而西，扬兵于郑之南门，约会各路军马，同日围郑。郑君臣大惧，又遣使行成。荀荦又许之，乃退师于宋地。郑简公亲至亳城北，大犒诸军，与荀荦等歃血为盟，晋、宋各军方散。此乃“三驾”之二。楚共王大怒，使公子贞往秦借兵，约共伐郑。时秦景公之妹，嫁为楚王夫人，两国有姻好。乃使大将嬴詹帅车三百乘助战。共王亲帅大军，望茱阳进发，曰：“此番不灭郑，誓不班师！”

却说郑简公自亳城北盟晋而归，逆知楚军旦暮必至，大集群臣计议。诸大夫皆曰：“方今晋势强盛，楚不如也。但晋兵来甚缓，去甚速，两国未尝见个雌雄，所以交争不息。若晋肯致死于我，楚力不逮，必将避之，从此可专事于晋矣。”公孙舍之献策曰：“欲晋致死于我，莫如怒之。欲激晋之怒，莫如伐宋。宋与晋最睦，我朝伐宋，晋夕伐我。晋能骤来，楚必不能，我乃得有词于楚也。”诸大夫皆曰：“此计甚善！”正计议间，谍人探得楚国借兵于秦的消息来报。公孙舍之喜曰：“此天使我事晋也！”众人不解其意。舍之曰：“秦、楚交伐，郑必重困。乘其未入境，当往迎之，因导之使同伐宋国。一则免楚之患，二则激晋之来，岂非一举两得？”郑简公从其谋，即命公孙舍之乘单车星夜南驰。渡了颍水，行不一舍，正遇楚军，公孙舍之下车拜伏于马首之前。楚共王厉色问曰：“郑反覆无信，寡人正来问罪，汝来却是何意？”舍之奏曰：“寡君怀大王之德，畏大王之威，所愿终身宇下，岂敢离遏^①？无奈晋人暴虐，与宋合兵，侵扰无已。寡君惧社稷颠覆，不能事君，姑与之和，以退其

^① 离遏：远离，疏远。

师。晋师既退，仍是大王贡献之邑也。恐大王未鉴敝邑之诚，特遣下臣奉迎，布其心腹。大王若能问罪于宋，寡君愿执鞭为前部，稍效犬马，以明誓不相背之意。”共王回嗔作喜曰：“汝君若从寡人伐宋，寡人又何说乎？”舍之又奏曰：“下臣束装之日，寡君已悉索敝赋，俟大王于东鄙，不敢后也。”共王曰：“虽然如此，但秦庶长约在荥阳城下相会，须与同事方可。”舍之复奏曰：“雍州辽远，必越晋过周，方能至郑。大王遣一介之使，犹可及止。以大王之威，楚兵之劲，何必借助于西戎哉？”共王悦其言，果使人辞谢秦师，遂同公孙舍之东行。及有莘之野，郑简公帅师来会，遂同伐宋国，大掠而还。

宋平公遣向戌如晋，诉告楚、郑连兵之事。悼公果然大怒，即便欲兴师。此番又轮该第一军出征了。智莹进曰：“楚之借师于秦者，正以连年奔走道路，不胜其劳也。我一岁而再伐，楚其能复来乎？此番得郑必矣。当示以强盛之形，坚其归志。”悼公曰：“善。”乃大合宋、鲁、卫、齐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各国，一齐至郑，观兵于郑之东门，一路俘获甚众。此师乃“三驾”之三也。郑简公谓公孙舍之曰：“子欲激晋之怒，使之速来，今果至矣，为之奈何？”舍之对曰：“臣请一面求成于晋，一面使人求救于楚。楚兵若能亟来，必当交战，吾择其胜者而从之。若楚不能至，吾受晋盟，因以重赂结晋，晋必庇我，又何楚之足患乎？”简公以为然。乃使大夫伯骈行成于晋；使公孙良霄、太宰石癸如楚告曰：“晋师又至郑矣，从者十一国，兵势甚盛，郑亡已在旦夕。君王若能以兵威慑晋，孤之愿也。不然，孤惧社稷不保，不得不即安于晋，惟君王怜之，恕之！”楚共王大怒，召公子贞问计。公子贞曰：“我兵乍归，喘息未定，岂能复发？姑让郑于晋，后取之，何患无日！”共王余怒未平，乃囚良霄、石癸于军府，不放归国。髯仙有诗云：

楚晋争锋结世仇，晋兵迭至楚兵休。

行人何罪遭拘执？始信分军是善谋。

时晋军营于萧鱼，伯骈来至晋军，悼公召入，厉声问曰：“汝以行成